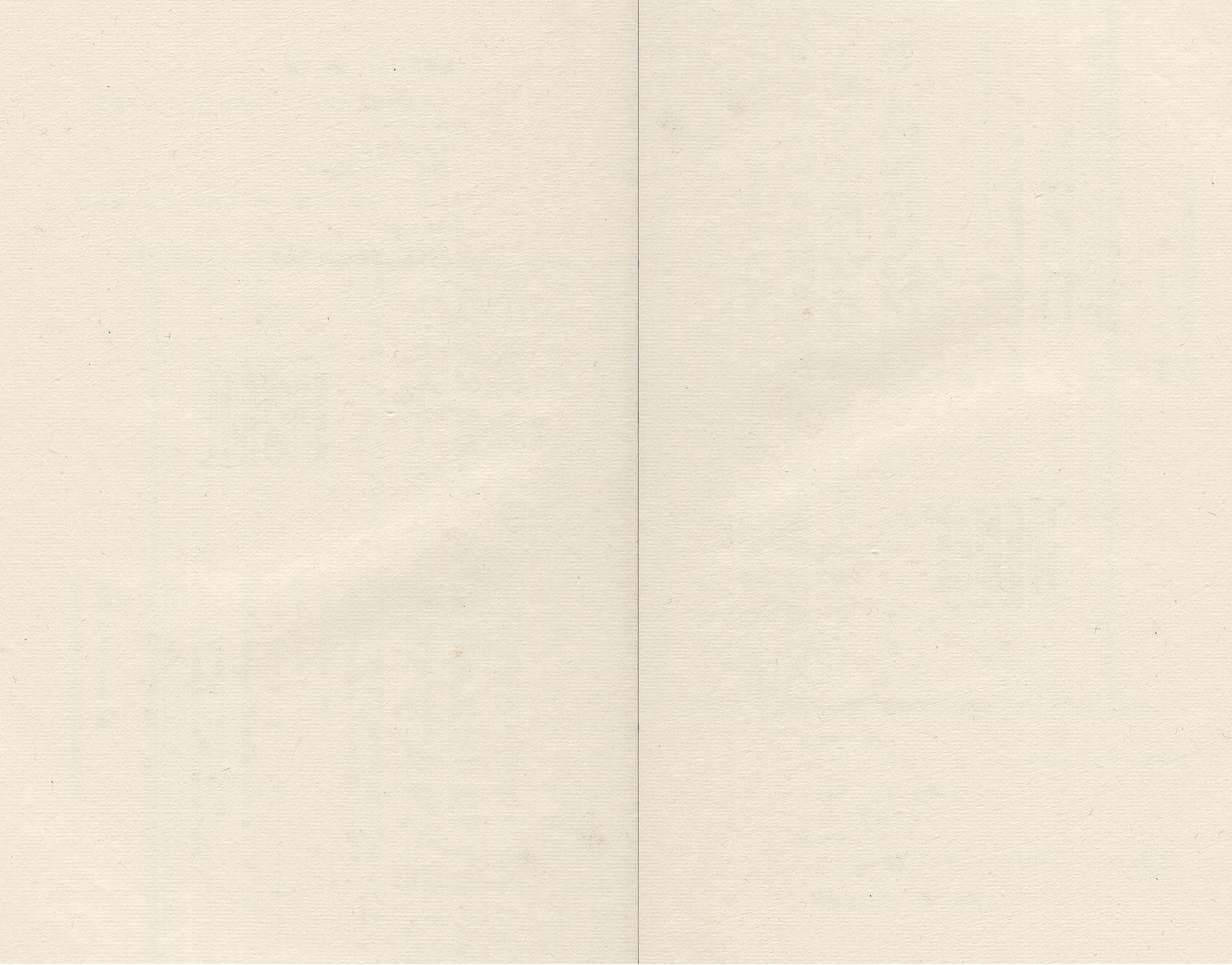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五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盡壬申漢後主

延熙十五年 凡二十五年

建興六年

魏大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正月魏陷新城孟

戊申

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

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

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馬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小野誌

通鑑綱目卷一五

一

其元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

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
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
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濼明也今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若復廢濼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
軍王平連規諫謏謏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
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
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
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
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
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也芝
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但
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綰亮使分賜將
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
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
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

大小

通鑑綱目卷十五

蔡文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
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
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
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
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
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
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
之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

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
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
肅清

五月大旱○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

石亭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
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

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
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
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
相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相曰
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各將今戰必敗敗必走
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
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
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
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
乃止戰於石亭遜令相琮為左右翼三道俱
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
資仗略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
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而休深入與戰
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
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路絕進退不能
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

始也
道五月
卷之三
二
蔡宜

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
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鼓疑兵具人
驚退休乃得還初遜與休不善冬十二月右
至是賴逵以免魏亦不之罪也

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

雙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
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
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
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
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
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

灋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
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
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
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暮年已喪趙
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
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
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
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以此臣之未解
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
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
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五十四

通鑑綱目卷十五

四

蔡友

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蹙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觀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
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
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
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
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九填塹
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
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
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魏以
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魏以
公孫淵爲遼東太守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
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世權日久今
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

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

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主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

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

卒

七年

魏大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

陰平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大

通鑑綱目卷十五

五

蔡文

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相王立

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

衛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則顧譚疑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衛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

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陘恪遣衛尉陳震

使吳及吳主權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為交之無益而

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

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雖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

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
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
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
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
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
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作故限江自保
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
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
地以爲後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
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
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
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
盟約中

吳以張昭爲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

分天下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

六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十五

六

烈

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
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遂罷酒
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
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
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
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
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
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
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
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焉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

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

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

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

昌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

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吏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

通鑑綱目卷十五 冬十月魏立

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聽訟觀置律博士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

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

灋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

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

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

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

章句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可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灋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十二月築漢

庚戌

樂二城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

八年

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

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

洲

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

全琮皆諫以為相王劄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

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權不聽溫

等遂行經歲乃還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

洲絕遠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以歸溫等以無功

有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

大五年

通鑑綱目卷十五

八

慶金

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

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

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

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嘆

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之所不取刑之所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灑之所不取刑之所

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

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

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

徽詔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陳羣諫曰太祖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而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之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并言軍事用度之計獻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丞相亮聞之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宜留心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坐而待也少府揚阜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閱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

伏耳八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九
張全

有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况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寶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遠則周武出關而復還近則武文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魏主獻如許昌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

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丞相亮以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

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青州人

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吳主以為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

皆稱其有王佐材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翦亦與周旋饋餉之潘聞大怒疏責翦曰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

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時人怪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禁止久之乃解

九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黃龍三年

權遣潘濬擊之吳武陵五溪蠻叛吳主權遣太常潘濬討之武陵太守衛

濬奏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表示

濬而免丞相亮伐魏圍祁山○自十月不雨於官

至于三月○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

殺其將張郃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

千守上邽餘眾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郤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

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

魏將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

李養

辛亥

毗鞋伙 道臣月目卷一五 十

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
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
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案中道向亮
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
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
弩而卒

秋八月魏令其宗

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灋
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

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
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
族羣后百寮蕃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
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於
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
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

十五大
五十五小

通鑑綱目卷一五

十一

三

之何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世
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
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
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
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
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
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
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
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
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
勝憤懣拜表陳情叡優文荅報而已至是乃
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勿
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
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

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
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中都護李平

有罪廢徙梓潼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

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喻指呼

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

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

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

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謂至

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平若都護思負

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

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

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

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孝起者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陳震也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

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

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

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

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

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

敕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

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

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

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

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

關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獻從之既至

體氣康彊乃十一月晦日食

慰勞遣還

道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十一

五

壬子

十年

魏太和六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

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於南陵取甄

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

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

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暮月而為制服舉

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况欲

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

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

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

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

寧鄉邑况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

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

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

赤子而送葬

哉皆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

大四年

通鑑綱目卷一五

十一

文

翻於蒼梧

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

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起坐權大

怒手劔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

羊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

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

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於孟德

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

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仙翻又指昭曰彼

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遂

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

宮○魏伐遼東不克還擊吳使者斬之

公孫淵數

秋九月魏治許昌

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為

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與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委質不之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時吳遣將軍周賀乘海求馬於淵豫以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赴成山遂輒以兵據之賀等還至遇風豫勒兵擊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魏以劉曄為大鴻臚魏侍中會卒以其喪還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

本行五

通鑑綱目卷一五

一四

潛

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伐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因獨見責叡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漏泄為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魏主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傳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曄獨任才智不彰誠慤內失君心外困

吳人擊魏廬江

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不克陸遜引兵向廬江雖小將勁兵以為宜速救之

况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

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

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

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

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

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

奇險可依宜更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

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

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

未攻而自援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此

為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

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

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

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

趙咨以寵策為長乃報聽之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

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吳遣使拜公孫

淵為燕王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

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反覆難昭昭意彌切權不能堪察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

癸丑

癸丑

通鑑綱目卷十五

一五

陳潛

失計昭執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
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
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
卒遣彌晏往昭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
內以土封之
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魏洛陽宮

鞠室災○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

淵樂浪公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

吳主權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
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今人氣踊如山不
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
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破操烏林
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而
皆摧其鋒矣方將蕩平華夏揔一大猷今乃

不忍小忿而輕萬乘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
之所惑也且聞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
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今疆寇在境荒服未
庭乃遠惜遼東之眾與馬而捐江東萬安之
業乎僕射薛綜尚書陸瑁亦上疏曰北寇與
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所以越海
求馬於淵者為此故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
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
非大兵之至計也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
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舡又
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若淵狙詐與北
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其不然畏威遠
逆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
安之長慮也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
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
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門良久昭諸

甲寅

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官深自克責昭乃朝

會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

兵中使秦且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玄

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

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於是陰相結約

未發為人所告且彊使前德留守羣病疽創著

不能前乃推且彊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

之且彊行數日得達句麗因宣權詔於其主

位官位官即使人迎羣德并遣還吳奉表稱

臣且等至吳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

皆拜校尉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

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

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

眾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

耀兵以示有餘力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

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 **以馬忠為庖降**

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為庖降**

都督 庖降都督張翼用灑嚴夷帥劉胄叛丞

謂翼宜速歸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

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

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春二月

丞相亮伐魏

初

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眾

十萬由斜谷伐魏遣 **三月魏山陽公卒**

使約吳同時大舉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

服發喪山陽傳國至晉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

道鑑綱目卷之五 十七 立

殿災○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

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

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

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

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

却之

具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

大出五

通鑑綱目卷十五

十八

度會

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

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

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

走不戰自破矣寵又欲接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

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

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敕懿但堅守以挫

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

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

魏遜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八月魏葬漢

孝獻皇帝于禪陵○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

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幘婦人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獻使衛尉

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

武於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

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

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

快覽六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五

十九

庚會

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察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憤憤獨不知慮此乎禕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

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云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此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

其言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
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
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曰亮為相國
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
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濫怠慢者雖親
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
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
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
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
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籥
之亞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
為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為民徒之汶山及
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
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
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
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

卷十一

通鑑綱目卷一五

三一

立

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
而邪者取灋鑑至明而醜者亡怒以其無私
也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灋
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
私誅之而不怒天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

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

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遣中郎將

宗預使吳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喪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
非常預至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丘之
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
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
吳以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求為官出之三年

可得甲士四萬眾議以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出鋼鐵自鑄甲兵俗好武尚氣伏兵野逸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戰則讎至敗則鳥竄自前世所不能羈皆以恪計為難恪父瑾聞之亦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為丹陽守使行其策

蠻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吳潘濬平武陵

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

魏主叡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卒

中軍師楊儀有罪

大七八

通鑑綱目卷十五

七二

蕃

廢徙漢嘉自殺

揚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官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禕密表其言詔

廢為民徙漢嘉郡自殺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魏作洛陽

宮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

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

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愬荅曰：王業
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役耶？此
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已滅項
羽，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
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
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王者
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
若卓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
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
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
一臣？蓋為百姓也。愬為之少省。○愬耽于內
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庭，洒掃凡數千人。廷尉
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
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
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
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

子留

通鑑綱目十五

卷三

器

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愬報之曰：輒克
昌言，它復以聞。○是時獵灋嚴峻，殺禁地鹿
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曰：百姓供役，田
者既減，復有鹿暴所傷，不訾。至如滎陽左右
周數百里，略無所入。方今天下生財者少，而
麋鹿之損者多，請除其禁。○愬又欲平北，芒
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
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
功，民不堪役。愬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
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
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
作璇宮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
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
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
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為灋，桀紂秦楚為戒。
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

矣君作元首巨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
臣雖驚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
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魏主感其忠手
筆詔荅獻常着帽被縹褱半袖卓問曰此於
禮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灑服不見卓○卓
又上疏欲省官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官人數
吏對曰禁密不得宣露卓怒杖而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獻愈嚴
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
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今二敵疆盛當身
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神武舍其緩者專
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
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
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漢文之時唯

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以為置火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
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使賈誼復起必深
切於曩時矣○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
僕射衛臻奏察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
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灑非惡其勤
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
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臣遂將越職以
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請罷役詔曰欽納
讜言促遣民作監者復奏留一月禮徑至作
所稱詔罷之獻雖不能

秋七月魏崇華殿災

盡用直言然皆優容之
魏主獻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
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
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官室不
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

詔問隆漢栢梁災而大起官殿以厭之其義
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
罷遣民役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有
所立作則萑莆嘉禾必生其地矣
八月魏立

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

魏主睿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官省事秘莫

知其所由來者或云魏復立崇華殿
魏主睿復立崇

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
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

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人陵霄閣始構有
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

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
曰官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

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
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睿性嚴急督脩官室

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
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

吏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願下之吏暴其
罪而誅之無使汗官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
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
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

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
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
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
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十月魏中山王衮卒

衮疾病令官屬曰男子
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

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
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
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鄰諫之諫之不從
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自其母猶不改當以

通鑑綱目卷一五

十五

洽

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

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

之耳魏殺鮮卑軻比能鮮卑步杜根以叛殺

魏將軍蘇尚董弼二人遂走幕北復殺步杜

根至是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

散邊陲魏張掖涌石負圖張掖柳谷口水溢

遂安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

儀牛瑣玦八卦列宿字等之象又有文曰大

詩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

鉅鹿張璘璘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

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又亡魏已得之何

所追與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

符瑞也魏以馬易珍物於吳魏主廠使人以馬

易珠璣翡翠玳瑁

於吳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

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十四年魏青龍四年春吳鑄大錢五百當三月

吳婁侯張昭卒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

丙辰

通鑑綱目卷十五 其 文

還○武都氏王苻健降○冬十月有星孛于

大辰又孛于東方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

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

咸云官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

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

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

丁巳

丁巳

也今宮室過盛天慧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魏司空陳羣卒羣前後數上解毓植之子也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焉袁子曰或云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荅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直詆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時司馬懿以亮

三五六

通鑑綱目卷十五

六十七

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

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

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夏六月魏地震

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魏以陳矯為司徒矯初為尚書令劉曄嘗

上明聖大人大目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

○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羣臣細

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

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

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

由非獨目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

故也目以為忠臣不必親親目不必忠有疏

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

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

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益亦有所

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日之心厲有道之節

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目懼大目遂將容

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

大目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目為大

目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

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羣臣知其不

盡力也而代之以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

治其事豈徒主勞而目逸哉雖聖賢並世終

亦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不

密人事請屬不絕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

守寺門斯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

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

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

司嘿然蓋陛下自無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

原耳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

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

不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

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耶誠顧

通鑑綱目卷之五

七

考

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何樂焉怒畿之子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曰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也社稷則未之知也望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矣秋七月魏伐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欲討之以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

五十五
小四之三

道監周目卷一五

世宗 廿九

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夕卷妾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皇后張氏崩○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

九月魏大水○魏主叡殺其后毛氏郭夫人有寵於

魏主叡毛后愛弛叡遊後園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魏主不許因禁左右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魏主曰昨游北園樂乎十月魏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營圓方丘南北郊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漢承

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禮皇
皇帝天於圓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
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神於南郊以武
帝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諸葛恪為威北將軍

恪至丹陽移書屬城長

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
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
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略無所犯於是山民
饑窮稍稍自首恪復厚慰撫之救下不得拘
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縛送
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之老幼相攜
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
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為威北將軍封都
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

二十五

道監問目卷十五

二十

宋

長安鍾篋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
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
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
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
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
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
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
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
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沾
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
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
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
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獻曰
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
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

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况今兵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賦歛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能投命虜庭矣今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

五十四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十一

定

伐則比二虜於羶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休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與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為名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

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掖庭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不足以騁魏光祿勳高堂隆卒寇讎之心矣皆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疾隆

焉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且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恭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諫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五十一
通鑑綱目卷十五
廿二
夔

陳壽曰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朝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魏作考課灋不果行魏主叡深疾通者與

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且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各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灋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灋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灋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目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

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灋可粗依其文難備舉蓋世有亂人而無亂灋若灋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灋灋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故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末舉而制末程國略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

通鑑綱目卷之五

通鑑綱目卷之五

廿三

卷之五

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己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預為之灋而悉委有司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踈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灋而繁其條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其在下之人而為人

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則奚煩勞之有或曰考績之灋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灋寬而責成遠故鯨之治水九載非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房邵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初衛臻典選舉蔣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虵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大十九
四十八

通鑑綱目卷十五

卅四

永

戊午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

馬懿伐遼東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其

多難供餼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莫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

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報
雪曩事矣吳主權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
後問當二月魏以韓暨為司徒魏主盧

徒者毓薦與士管寧處不能用更問其次對
曰躬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
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立皇后張氏立子璿

為皇太子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

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
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
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
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其有無焉可
像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
書寧當儻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

四十六 通鑑綱目卷十五 廿五 才

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吳鑄當千大錢○秋

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懿軍至遼

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
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

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
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
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

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
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

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
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今史犯令斬之軍

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

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
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眾少而食支
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
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
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
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
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
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
眾恃兩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
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兩咸
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
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
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
月使其相王建柳輔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
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

五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北六

張才

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三公而建等欲使退舍
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
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
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
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
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
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
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
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
淵皆殺之懿乃封其墓而顯其遺嗣釋淵叔
父恭之囚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
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叡不忍市
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曰仲尼亮司馬牛
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晃信有言宜貸其死
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

其罪臣恐四方或疑此舉也不聽
竟遣使齎金屑飲之賜以棺斂
吳中書郎

呂壹伏誅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

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

諫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壹誣故江夏太守刁

嘉謗訕國政收繫驗問時同坐人皆畏壹言

聞之侍中是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詔旨轉

厲儀終無變辭嘉遂得免陸遜潘濬憂壹亂

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

怒詰責雍謝云謂壹曰此公免退潘太常得

無代之乎壹曰近之云曰潘常切齒於君今

日代顧君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

事濬詣建業欲極諫聞太子已數言不聽乃

大請百寮欲因會殺之為國除患壹知之稱

疾不行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

遂詐而受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

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典軍吏劉助覺言

遂取吳主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

賞助百萬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

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

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罵辱壹雍責叙曰官

有正

問所

乃開

義哉

時事

詔責

陳而

聞之

者能

以傷

拒衆

意忽

不自

覺故

諸君

有嫌

難耳

與

有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知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相良優未知諸君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於管子如何耳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

朝以曹爽為大將軍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祕書郎文帝更命祕

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

三四一通鑑綱目卷十五 世八 太

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容或能工之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以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

已未

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其言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因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彊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二年

魏景初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

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

通鑑綱目卷十五

通鑑綱目卷十五

卅九

才

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之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子兄弟一經耳目終身不忘孫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諸公受遺輔導者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且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甚至使夫二月魏以司馬懿為擁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傅何晏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二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

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賜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可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屬謚為尚書執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

小四子十
大三十七

通鑑綱目卷十五

平

余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揚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

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揚敏嘗毀琬曰作事情憤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者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冬十月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荊州文

書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吳將周胤有罪廢徙廬陵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以罪廢徙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權曰胤年少無功

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

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南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

四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四二

卷之三

以增漑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十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於魏

寧名行高縈人望之者邈

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五年

魏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

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

中徙屯涪 ○ 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和霸

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傳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

癸亥

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書四上不聽

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

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揚豫都督王昶徙

屯新野昶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

屯新野

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

之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

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

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

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

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

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

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

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

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

耳君信可人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魏軍退

走魏兵拒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

甲子

通鑑綱目卷二五 四三 文

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
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
亡甚來關中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
為之虛耗

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
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

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
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
允代禕始欲學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嘆
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
而猶有不暇焉

八年

魏正始六年

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

吳太子和與曾王同官禮秩如一羣臣多以
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官別僚二子由是有隙

野

通鑑綱目卷一五

早四

合

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
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
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
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為門
戶禍矣琮不納霸曲意交結名士將軍朱績
以膽力稱霸自詣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
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
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
疾遣太子禱相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
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
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
權由是發怒夫以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
揚笠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
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
矣書三四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
之甥也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

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吳丞相陸遜卒吳主權以魯王霸揚竺之而卒其子抗代領其眾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荅權意乃稍解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

蔣琬卒○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

皓為中常侍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官人黃皓便僻佞慧有

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

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

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

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

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帝追怨

允日深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

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多

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

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

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

吳漢寇恂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輿病賫

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

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

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

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

丙寅

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能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九年

魏正始七年

春魏擊高句驪克之

幽州刺史

母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官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官敗走儉遂屠九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官不從退而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官至肅慎

秋九月吳以步騭

大宛

通鑑綱目卷一五

四六

定

為丞相○吳分荊州為二部

以呂岱督左部自武昌以西至

蒲圻諸葛恪督右部鎮武昌 赦 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 蹴踏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有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與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吳罷大錢○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

尚書事

丁卯

十年

魏正始八年

春二月日食

時魏主藝近

園何晏上言自今游豫宜從大目詢謀政事

講論經義不聽而晏等朋附曹爽亦好變改

其綱維以太尉蔣濟上疏曰惟命世大才乃能張

傷民宜使文武之目各 **吳作太初宮** 吳主詔

守其職則和氣可致也

官材瓦修建業官有司奏故官歲久恐不堪

用宜下所在通伐吳主曰大禹以卑官為美

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 **魏遷其太**

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后於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

稱疾不與政事

與政事

十一 **年** 魏正始九年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

司空不受 **日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

可以老病忝之 **夏五月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

哉遂固辭不受

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

己巳

十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

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密室綺䟽四周與

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

俱出遊司農相範謂曰搃萬機典禁兵不宜

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曹爽驕奢無度飲食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通鑑綱目卷之五 四十七

耶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
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
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
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
為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
得并州少耶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
德豈以是為意耶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
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
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
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
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沾脣
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
氣纒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
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
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
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

小五十四

通鑑綱目卷十五

四

虞全

州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
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
魏主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
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
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
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皆棄
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
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
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
陛下及臣升御林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
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
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罷
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
軍灑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
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
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弟官而已懿以太后令

召栢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知南
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驚馬
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
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
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
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
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
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不從
自申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
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
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
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
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
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
鄧颺丁謚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義等
并相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囧主

小五

通鑑綱目卷之五

四九

漢書

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
明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
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
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
之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
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
大囧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及懿閉門爽
司馬魯芝聞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
解印綬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
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懿曰彼各為其
主也宥之芝之出也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
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
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
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
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

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敬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祐沈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彊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臍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

子曰

通鑑問目卷一五

五十一

蔡甲

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千來集臯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以爲狂選部

即劉陶少有口辯鄧颺之徒以伊呂稱之陶
非謂傳玄曰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九於掌中
而仲尼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曰天下之
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矣至是陶退居里舍乃
謝其言之過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
何鄧之敗輅曰鄧之勇亦謂輅曰爾前何以知
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
菴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
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
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
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
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
成風流不可復制

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

不受○魏護軍夏侯霸來奔

霸爲曹爽所厚以父淵死於蜀

大辭

道年一六一五

王乙

蔡中

常劫齒有報仇之志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
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
司馬懿台玄詣京師而以郭淮代之霸素與
淮不叶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旣得
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
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
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

三月吳大司馬朱然

卒然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
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

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
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爲大司馬病卒吳主權

爲之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趨山築二城使

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質任侵福諸郡魏郭
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

庚午

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壘以引日月維引兵
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恭相對恭救諸軍各堅
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
淮從之進軍泚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冬

十二月魏即拜揚州都督王淩為太尉初淩

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
屯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
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
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淩子廣諫曰
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
畢鄧相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
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
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
未爽之逆而擢用賢能修先朝政令副眾心所
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

通鑑綱目卷十五 五二 太

邨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魏光祿大夫

徐邈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

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曰往
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
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
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
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無常而徐

公有常耳

十三年魏嘉平二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

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月立子亮為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
 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
 美權以魯三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焉
 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
 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
 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
 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
 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及矣不聽據與尚
 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
 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
 切諫吳三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
 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
 為庶人徙故鄣賜死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吳作堂

邑塗塘遣兵十萬作道十二月魏擊吳戰於江

陵大破之魏王祖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

守州秦襲巫秭歸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

向江陵昶引竹緮為橋渡水擊吳軍吳將施

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

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

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

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州秦

亦破吳兵

降數千口

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

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三

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
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
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勢窮面縛
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
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冢
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
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初愚為白衣時常
有高志眾謂必與今狐氏族父邵獨以為愚
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
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
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耶邵熟視而不荅私
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當坐
之不耶必逮汝曹矣邵沒十餘年而愚滅族
初愚以別駕單固治中楊康為腹心及愚卒
康露其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以問固固
曰無有遂收繫獄使康詰之固辭窮乃罵曰
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康初
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固又罵
之曰若死者有知汝

世五
道鑑綱目卷之五
五

秋七月八月魏太傅司

馬懿卒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分匈奴左部為二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

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

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冬十一月吳

塞茲究之路司馬師皆從之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摠統國事吳立節中

自柴桑屯所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權郎將陸抗

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切焚之莫令人

見也時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

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很自用

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

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而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

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三十五年

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乃以聞虞喜曰夫託

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元遜若因十思之

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入奇

其英辯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敏以費禕

對基意無厭倦必能辦賊然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叢爾之國方向

大敵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禕性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

禍成於此哉二事體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

守尚書令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荆翼

壬申

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春正月魏司馬師

自為大將軍○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

吳主

權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為琅耶王居虎林

夏四月吳

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吳主權疾病潘

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矣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詔諸葛恪孫

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

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

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吳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五十四

道監綱目卷一五

五六

列吳

徙其齊王奮於豫章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

奮於豫章琅琊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

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

代不易之道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慮於千載是以復疾之日分遣諸王詔策勤渠科禁

嚴峻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

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

不拘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恠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灑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

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
冬十月

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

戰于涂塘魏人敗走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

以內舡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

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

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

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

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

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險各獻征吳之策詔

以問尚書傅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保

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

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微功

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

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

其肥壤使還堵地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

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

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計襲速決七

也凡此七事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

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

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橋

以渡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

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

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

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

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涂塘時天雪寒遵

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五十七

去矛戟兜鍪刀楯裸身緣堦魏人望見大笑
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破其前屯
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
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資器山積振旅
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眾議欲貶諸
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
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
敕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
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
愧悅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過
消而業隆若推過歸咎執其功而隱其喪則
上下離心賢愚解體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
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
况於再乎○魏光祿大夫張輯曰恪其不免
乎司馬師曰何也輯曰威震
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以

平七

通鑑綱目卷一五

五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五

凡二十五年



